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閩錫山書齋



三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六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經部四

禮類一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釋文賈公彥疏

明本 前有賈公彥正義序汲古閣本結銜作唐散騎大夫此本作唐朝散大夫與宋本

五經正義表合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字鄭氏周官禮注十二卷見隋志鄭氏三禮目錄

朱考注佚字賈疏禮記目錄引鄭氏說恭讀 天祿琳琅書目曰周禮二函十二冊漢

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十二卷相臺例云世傳九經自建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本分

句讀稱為善本云云此書每卷後或載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

家塾所謂建余氏也句讀處亦與所言相合卷末各詳紀經注音義字數點畫完好紙色

極佳張氏古照堂所藏名無考

後漢書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晁公武讀書志史稱賈疏五十卷今并爲十二卷發揮鄭學最爲詳明

陳氏書錄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

董道曰公彥此書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志今不存

王炎曰康成之訓釋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周官之意晦矣故學者不得不疑

玉海徐氏曰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証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文光案陳祥道有周禮纂圖朱考曰佚今纂圖互注小字本周禮前有經圖二十九各系以說多引陳氏禮書之言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文選樓本 揚州阮氏校刊

校勘記曰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周禮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肯綮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並及釋文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李氏紱曰宋末王昭禹仍荆父新說作周禮詳解四十卷吾嘗於陰氏韻府輯其說

經籍跋文周禮注十二卷宋刻小字本附載音義首題纂圖互注周禮卷第次天官冢宰

第一夾注音義下題周禮越格題鄭氏注又次經文起前列周禮篇目次列圖說凡三十

五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注行二十五字余仁仲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注行二

十二字拜經樓巾箱本王蘭泉司寇有跋大致與此刻同俱未若斯本之佳前有玉蘭堂

印又古吳王氏及辛夷館印又季振宜藏書印蓋始爲文衡山繼爲王稚宜藏後歸季滄

葦者皆鑒賞名家延令宋板書目纂圖互注周禮十卷疑即此其注之勝於今本者甚多

茲不具述

周禮漢讀考六卷

國朝段玉裁撰

經韻樓本 鄭氏注各卷皆分上下是書成於乾隆癸丑今刻入學海堂經解段氏髦年著書未敢深信凡書少年所著老而更定者益見精密若髦年著書期於速成不免昏忘且多率意是不可不辨也

段氏自序曰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異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

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玉裁昔年成六書音韻表質諸天下今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衡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据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書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諭聽者漢四百年間儼然衆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匡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

以上禮類周禮之屬

鄭氏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繅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鄭樵

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其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已司空篇亡鄭康成曰考工記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朱氏曰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又曰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多以意強補冬官惟錢氏軾不襲前人之說可謂溫故知新矣

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

武英殿本 前有總目賈序鄭氏目錄此目有注有疏目錄之名昉於此伏讀 天祿琳琅書目儀禮凡四部其一爲鄭注係規仿宋槧書手刻工皆拙有趙氏子昂樞密之章允文三印篆法庸俗皆出一手爲書賈僞作無疑其一爲鄭注三禮之一無校刊人序跋當是坊間所刻之本曲江張氏收藏印記未詳其人此二部在第七卷明板經部內其一亦鄭注每卷末列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通卷宋緯缺筆惟不諱慎字散字蓋紹興年間刻本以此本正明監本之誤者凡一百二條皆著於目後此一部在續編第二卷宋板經部內其一爲注疏每卷首標提督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櫝刊行二人皆嘉靖年間人考明制天下學校領以提學道惟兩畿則差御史按江南通志詮字邦正王守仁之門人著芷蘭集又有飲射圖解是講經禮之學者此一部在後編第十二卷明板經部內

館臣識曰儀禮一經自宋熙甯後不列於學官學者又苦其難讀故治之者頗少版本之譌謬視他經尤多現行者明國子監本與鳳苞汲古閣本魯魚亥豕大約雷同外則朱子黃氏楊氏敖氏諸本採取刪節俱非鄭賈之全書敖氏所存約之又約而經文差爲可據

經文以開成石經爲高曾之規欒然亦不能完善無誤石刻固足以勘諸本之是非而石刻之是非則又當以諸本還而勘之者也釋文惟於不常見之字與字之有轉音者傳之音義每舉經注一字間有數字比連亦可因此偶有推尋焉賈疏文筆本多冗拙加以顛錯紛拏盈紙觸目黃氏楊氏雖間有訂正而未及十之一二也今據諸本別其異同決其是否於躊躇疑難之處更反復其意理究析其指歸凡所引用者必考其傳注之原文上下章若前後卷交相關發者必考其相因相變之所自顯有證佐確然無疑者改之其不可稽者則闕今并以列於卷尾其或監本雖譌毛本已正及更易隻字虛詞人人望而知者則不盡著也

平津館書籍記南宋本儀禮止載經文無序跋黑口板每葉廿行行廿字內有補刻葉板心上有閔何校三字閩中所刻末附儀禮旁通圖一卷明板注疏每葉十八行行廿一字板心下有刻字人姓名陳本鄭注釋文皆作小字疏用小圈別之前本恒桓等字俱依宋本缺筆此本不缺黑口板每葉廿行行廿二字有諸家印

莫氏經眼錄宋本儀禮鄭注十七卷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注雙行行字同板心上端右并有淳熙四年刊五篆字每卷末悉分記經注字數一卷首十七卷尾並有松雪齋趙孟

頤印海上醉六經齋藏書之章三印首又有竹泉珍祕圖籍散淳珍藏顧氏二印末又有梁氏家藏一印二卷末又有談聞齋主人楷書木記凡百有七字同治甲子署蘇松太道丁禹生日昌獲之上海市中乙丑五月三日客道署借讀審定爲實事求是齋經籍之冠

文光案 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其第十二卷正官本儀禮注疏之誤者凡五十三條皆官本考證所不及但其中有疑似者有官本不誤而改之反誤者不可不知宜與盧氏詳校本對勘之盧本多據官本間亦正官本之誤惟此五十三條盧氏則未之見也

又案阮氏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有粵雅堂本此可以正經文者注疏有官本及阮太傅校本參以盧校本而此經可讀矣盧本不錄全文摘句加注不可爲讀本也又案孫氏書目儀禮注疏凡三本一汲古閣本一明九行本一十行本陳鳳梧刊

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文選樓本 阮氏校刊

校勘記曰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

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今合諸本詳列異同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甯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曰臣謹按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琅所收諸宋

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

臣元敬識

楊慎曰洪武中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求之內閣不見其書

文光案云有年所上逸經卽吳澄之本詳見盛氏集編綱領

陳仲魚宋本儀禮注跋曰儀禮鄭注十七卷明繙宋刻本首列儀禮卷第一次行士冠禮
第一越三格儀禮越二格鄭氏注又次行經文起注雙行不附音釋每葉十六行行十七
字卷末夾注經幾字注幾字凡敬字缺筆而不避徽讓等字疑出於宋天聖以前本相傳
爲明嘉靖間徐氏繙刻宋本三禮此其一也近惟吳中黃氏士禮居收藏宋嚴州刻本十
七卷最佳每葉二十行每行大二十五字小三十字不等宋乾道八年命張淳校刊儀禮
有監巾箱杭嚴四本今所存識誤稱嚴本者十餘條皆與之合是本雖係繙刻其原尚在
嚴本之前較之俗間通行本實遠過之日知錄所云監本脫落者一一皆在且其注亦無
不在焉豈非幸事又注之可以訂正今本者甚多別有校記合之蕘圃所藏宋景德官本
儀禮單疏五十卷而賈疏亦全矣因思亭林身際亂離出遊關塞未及購覓善本是以說
文真本及廣韻足本等書皆不可以不備而竟未之見爲可惜耳

養新錄黃蕘圃所藏注疏小字宋本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每卷末記經注字數又總記
經注字數士冠禮建柶今本誤建爲捷此本經注皆不誤儀禮疏五十卷亦蕘圃所藏自
卷廿二至卷廿七皆闕每葉三十行行廿七字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

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沆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眞北宋本也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

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爲一書不與經注合并南宋初乃有并經注合刊者士子嘉其便於誦習爭相放效其後又有并釋文入經注之下者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竄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失陸氏之舊矣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甯以後刊本今南北監本惟易釋文不捨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姚氏範曰晉宋儒者多爲喪服作疏是以喪服篇專行唐人作正義全不省視抄襲入全經之疏則重複冗亂矣又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伸其說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

國朝盧文弨校

抱經堂本 乾隆乙卯年刊前有凌廷堪序并自序及所引諸家又凡例九條

凌氏序曰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甯戴氏並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刊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於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於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

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歛縣汪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觶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並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樹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答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即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惟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節脊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貴體不當在脊脅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卽胃字之誤今詳疏意本當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尙是胃字也此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幸與先生合故爲之序至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者自知之無俟頌揚也

盧氏自序曰乾隆庚申之歲秀水盛庸三世佐從桑先生遊見其手儀禮一經彙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戊辰成書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庚子入京晤程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甄綜而疏通之時余年六十四稍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証據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議論今定名曰儀禮注疏詳校庸三之書名曰集解卒後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簡錄者也聞程篋園太史已卒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留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而始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例曰自宋相傳之注疏已有譌錯如朱子通解魏華父要義所引亦與今本大概相同鄭注是者固多然不能全是賈疏宗主鄭說卽有參之前後而不合証之他經而亦歧者亦必依違其間曲爲之解方氏吳氏頗撫其失今採其至當者論之駁者不錄

賈疏本多謬澀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細爲爬梳易以通曉 賈疏於經文每段皆標明其旨趣然亦有遺漏處浦氏悉爲補之 識誤專依釋文然賈氏所据之本未必與陸

氏符同各從其舊可也 汪容夫中示余以校訂宋本質之劉端臨台拱以爲所校者非
宋本大半依元人敖繼公集解劉於此書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 單注本乃敖氏本
也敖氏往往引後篇之注於前又多以意增成其文當時不察以爲賈疏以前之舊本不
知其不足憑也 魏華父儀禮要義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竹垞未見
杭州汪氏新得此書嚴元照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每段先標大旨以下但載賈疏絕無
論說其譌舛與近本略同然易於尋求不可廢也 方苞析疑吳廷華疑義親禮以下未得見 浦鏗
正字金日追正譌 余校是書間於賈疏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
貫則卒莫能自信

記冠義疏云冠義者記子冠中之義也官本於云字上增又鄭注禮記冠義七字今考禮
記冠義並無此注即鄭目錄亦與此不同此云冠義者卽疊此正文冠義而言官本乃以
正文冠義不繫記下而繫於下文始冠之上則疏此語遂無所承而轉疑爲禮記冠義之
注矣 加有成也注醺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醺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此
二十五字今本脫朱李皆有 周弁注收言所以收斂髮也此下有齊所服而祭也六字
李無金云鍾本無亦鄭注郊特牲文而通解移入者傳寫者不知而誤仍耳

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有爵弁者故云弁弁者冠名也此段官改云非直言爵弁亦兼含六冕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周爲爵弁故歷陳此三者也今案疏此節專爲爵弁而發今改云非直言爵弁云云更說反矣且兼含六冕之下接以士三加之冠周爲爵弁豈爵弁在六冕之中乎語意絕不相貫當仍舊文爲是

文光案官本考証非直含六冕二句語勢似倒以六冕尊於爵弁也爵弁者以下語不相貫誠如盧氏所云宜以經意順之

內則曰飲重醴此下當補稻醴清

糟黍醴情糟梁醴十字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戴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

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於所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舉遠以該近之辭若言兄弟之子則義不可通矣通典所見記文未誤案石經已誤疏亦沿誤

文光案盧氏所校儀禮有見於羣書拾補者詳略不同宜參互觀之此本內所引義疏云東璧云最多東璧吳氏廷華也其所摘脫誤皆就毛本而言盧氏於儀禮用功甚至然亦間有誤者如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疏不言纓紘等三物三訛四偶舉其一實不止此凡按者各据所見之本又各以己意爲定未必其十之九合也然其確然不誤者自不可移易四字之訛相沿於官本注疏官本注疏之誤見於是書者甚多 四